

在北碚与美食的相遇

■冉 焜

前段时间,央视以及一些地方频道陆续播出了不少美食类节目,中华美食天南地北,风味各异源远流长,这多少勾起了我对家乡——北碚美食的怀念,那些“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关于“吃的经历”如潮水般席卷而来,让人割舍不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北碚的餐饮业发展兴旺,既有北碚饭店、兼善餐厅、缙云餐厅、蓉味餐厅、留园餐厅等下属北碚饮食服务公司的“国有企业”,也有航运食店、川北凉粉等私营餐馆,更有缙云山风景区、北温泉公园管理处、西南师范大学、川仪厂和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等企业事业单位对外营业的餐厅。各个餐厅、馆子都有自己的掌勺师傅,掌勺师傅有自己的拿手菜。往往这个餐馆就凭借掌勺师傅的名气和他的拿手菜而撑起整个门店的生意,食客就冲着这个师傅的名头和口碑去吃。

记得我参加工作不久,每月发下工资后,总爱约上一两个好朋友,去找找小城哪家菜着好吃,边吃边聊,好吃的菜肴则为聊天增添了不少谈资。

当时位于中山路的留园餐厅生意好,菜品正宗,掌勺师傅是北碚饮食服务公司的特级厨师,在川菜和厨师行业中颇有名气。冲着这些背景,我们也经常去。下酒菜中,我们特别爱点一盘叫“火爆双脆”的传统川菜,而且常常吃得盘子里面的“翘头”——葱、姜、蒜都不剩下,风卷残云地吃得彻彻底底。

“火爆双脆”的口感特点是脆嫩滑香,味型是成鲜味,主料是猪肚头和鸡胗,要新鲜的最好,没有鸡胗也可以用鸭胗代替。把食材切成十字花刀,辅料一般选用豌豆尖或者木耳,通过旺火爆炒而成。炒此菜的过程中,锅要烧辣,要见“明火”,这样炒出来的“双脆”才显脆嫩。北碚物产丰富,“火爆双脆”这道菜的辅料一般都采用缙云山的新鲜笋子,这样能进一步丰富该菜的口感。吃“火爆双脆”有个讲究,要趁热吃,稍微冷点,口味和口感都会差一些。

在当时,北碚的许多餐厅都会做这道“火爆双脆”,但做得比较正宗的感觉还是这家留园餐厅,仿佛记得当时那个掌勺师傅姓谢,后来带了不少徒弟,很多都是一二级的厨师了。1991年,我在鹤龄公园大门口的酒家重新品尝到了这道富有“北碚特色”的川菜,偌大的酒楼,精美的餐桌,但“火爆双脆”一入口,绵老,只得整个囫囵吞枣般吃下去,味道偏重,“双脆”造型的十字花刀也深浅不一,卖相难看。听友人说,这家酒楼的师傅是位年轻师傅,擅长做江湖菜,传统菜做得少。最近,在北碚一餐厅再次点了这道菜肴,做法和口感早已物是人非。“火爆双脆”主料之一的猪肚头变成了猪肉,辅料中加入了干辣椒节、花椒,完全失去了这道传统菜的鲜香味和韵味。找来老板和该店厨师询问,掌勺师傅回答,是改良了,按江湖菜的味型走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再问,你知道传统“火爆双脆”是怎么做的吗?回答不知,我一时无语。

时光流逝,走过很多地方,吃过不少菜肴,最为怀念的还是要数这道家乡的“火爆双脆”。感觉这道菜像埋藏在内心的一种记忆,有关时光,有关经历,偶一碰触便一一呈现,温暖如旧。



《万象更新》 赵艺俊/剪纸

名家专栏

说说重庆的竹子

■黄亚洲

在北碚的博物馆里又见到大片的竹子,形形色色
那我就讲讲竹子,你知道我多么钟爱竹子
我每长十年,生命里就多出一份节气

我家乡也盛产竹子,竹子的节气都长在浙江画派的宣纸上
潘天寿用水墨把竹叶磨成刀剑
而我看到的重庆竹子,却拔节着老百姓熙熙攘攘的日常

斗笠、蓑笠、鱼篓、背篋、人力滑杆
棕包壶、犁、蒸笼、扛棒、竹篮、烤火笔

重庆的日子,一半是竹子做的
日常的生活,其实就是节气
节气没有那么深奥

一个民族有尊严的生活,就是节气

重庆,连城市都在拔节,一节高过一节
重庆是由扛棒挑在肩上的
重庆在回答有关民族存亡的问题上,做了首都

现在我回过头再看潘天寿的竹子,其实他画的是重庆
他画的每一片竹叶,都是指向日寇轰炸机的长枪
他画的就是节气

以上这些句子,就是我对竹子的感受
一节连着一节
看上去,也有重庆这座城市的高度

碚城记忆

数帆楼

■张 昊

黄炎培有诗云:“数帆楼外数帆帆,映过观音见两三。未必
中有名利客,清幽我亦泛烟岚。”

诗中的数帆楼,就在如今重庆北碚温泉峡(又称温塘峡)畔
的北温泉公园内。

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陪都”的北碚,经过卢氏兄弟的多年
经营,已成为环境优美、设施齐备、万象更新的一座新城,加之
境内环境优雅,既有“洋洋融暖玉,浩浩走惊雷”(郭沫若《晨浴
北碚温泉》)的北温泉,又有“无尽江山胜,都归一览中”(太虚法
师五律)的缙云山,自然名流繁多,几如过江之鲫,于是乎在小
城北碚的地域内就留下了众多的私人公馆和花园。譬如林森的
“主席避暑山庄”、高坑岩的孙科别墅、孙元良的“花房子”、翁文
灏和孙越崎共同修建的濠崎公馆……

这些名人旧居,很多都留存了民国时期的建筑特色,而风格
多样,各有千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些名人旧居也因
了近代史上一批名人的居住而染上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时光荏
苒,岁月如梭,时至今日,这些名流们曾经生活工作过的故居及
相关遗存多数都还算保存良好,有一些甚至在大潮中焕发了新
的生机。

北温泉景区内的数帆楼,正是这些名人旧居中的代表。数
帆楼建于1930年,依山临江,凭栏眺望,可见江中点点白帆,故
名数帆楼。此楼石墙木楼瓦顶,一楼一底,每层8间,共365平方
米。抗战时期,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吴玉章、刘伯承、叶剑英等
老一辈革命家和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等国民党要人均曾在
此下榻。

周恩来总理曾来过北碚三次,第一次是1940年9月,周总
理偕邓颖超,由陶行知先生陪同专访育才学校,在数帆楼住了一
晚,并在此接见了刚从上海经香港转赴北碚复旦大学的陈望道。
随后,又有许多住在附近的文化界和科教界知名人士闻讯
赶来,大家在一起亲切交谈,久久不愿离去,周总理还在此发表
了振奋人心的抗战演讲。1958年,成都会议后,周总理再次来到
北温泉数帆楼,在此接见了很多青年学生。1959年春,周总理第

三次来到北碚,由李井泉、任白戈等陪同游览了北温泉,之后到
北碚公寓吃午饭休息。

所谓“奇楼必有奇事”,与众不同,数帆楼的兴建背后
还有着一个个极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和著名的“傻儿师长”范
绍增有关。

卢作孚在此修建北温泉公园时,范绍增常来缙云山打猎,
下榻北温泉时喜欢同一千人打麻将。卢作孚赴机告诉他们,你
们打牌所抽的头钱,将在公园内建一幢别墅。后来见抽头甚少,
这得攒到何年何月?于是范绍增等自行决定,输的钱照付,赢的
钱全部留作建房基金,如此一来积存了3500元,建成了这座数
帆楼。

北温泉景区内除了数帆楼外,还有柏林楼、农庄、碧室和竹
楼共五大名楼,以后的岁月里它们接待了灿若繁星的名人政
要、文人墨客,更在其中诞生了《棠棣之花》《屈原》《塞上风云》
《水乡吟》等一系列皇皇巨著、名篇佳作。

1936年初,黄炎培先生专程造访北碚,下榻于北温泉公园
数帆楼。他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尤为可贵,在北碚以上温泉峡,
有温泉公园,布置得着实不差。六七座山楼中间的一座,名数
帆楼,坐在中间,望着碧绿的云峰,碧绿的江水,一道一道帆影,使
人‘悠然意远’。一听到几十位船工发出一种劳动家的呼声,又
不能不想到《大路曲》《渔光曲》《伏尔加曲》种种凄凉意味。”
随行众人离开后,他又留在数帆楼多住了一夜,共留宿三晚。除
作了二十行七言诗《温泉峡》外,他还吟咏了《北碚温泉公园三
宿留题》七首绝句。其中二首诗云:

其一
嘉陵江水碧于油,夹岸春云嫩不收。
劳者有声谁会得,清幽幽怨裨人讴。

其二
数帆楼外数帆帆,映过观音见两三。
未必中有名利客,清幽我亦泛烟岚。

闲思笔录

冬夜寂静读闲书

■积雪草

冬天的夜晚似乎格外漫长,万籁俱寂中,心情恬淡,最适合
读书。书中那些词句在平常看来乏味而无聊,可是在冬天的夜
晚,那些文字便像注入了新鲜血液的精灵一般,长着翅膀,跳着
迷人的舞蹈,在眼中活泛开来,鲜活起来,散发出迷人的色彩。

若无知己清谈,若无红颜相伴,一个人在这清冷孤寂的冬
夜里,最好的消遣莫过于读书。挑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坐在灯下
闲读,在书中流连忘返,读到忘情处,击节称赏,忘乎所以,慢慢
忘却所有的喧嚣,暂时抛却功名利禄,忘记得失荣辱,在书香中
陶醉,让自己的心情随着书中的情节去旅行,可不是人生最惬
意的事儿?

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
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
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先生喜欢冬
夜读书,而且涉猎很广,我于经史子集并不大感冒,读书多半凭
兴趣。年少时,虽然读过几本名著,但只是一知半解,囫圇吞枣,
走马观花,对于书中那些深奥的人生命题,对命运探讨,大的时
代背景与走向,并不大懂,只看个热闹。

年少时对诗歌情有独钟,着实为诗歌疯狂过一阵子,和一
群朋友一起,读北岛,读舒婷,当然也读顾城。更多的时候,我在
顾城“只有一片落叶,只有一簇花丛”的小城里来回奔波逃窜,
兴奋窒息,让人喘不上气来。那些华丽苍凉的诗句,那些寂寞忧
伤的诗句,那些唯美心疼的诗句,像碎落一地的珍珠,闪着晶莹
的光亮,温暖过我的青春。我在那些诗歌里一遍遍追寻,寻找命

运的契机,寻找心灵的共鸣。

诗歌在我的人生里落潮之后,我开始读小说,而且只读《小
说月报》,大约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追看现代作家最新
的小说。特别是冬夜,脱掉厚重的棉衣之后,钻进温暖的被窝
里,拥裹抱被,追读一本于人生并无多大裨益的小说,在别人的
眼里,我无疑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喜欢的事情也不靠谱。而我却
喜欢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跟着故事情节走向作疯
癫状,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

小说也终有不读的时候,年纪大了之后,人生渐渐归于平
淡,心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选择的书也多半归于平淡。虽然还
是那么的不上进,还是依照自己的兴趣随便读,但却不会
瞻前顾后,自己喜欢就好。

冬夜漫漫,读唐诗,读宋词,读宋人笔记,读明人小品,甚至
是读读老子庄子佛经什么,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没有热血沸腾
的情绪,也没有振聋发聩的词句,唯在平实中求得一丝慰藉。

冬夜读书,可以消解郁闷,暖身暖心,是一件无比美妙
的事情。喜欢读什么书,大约是和年纪有关,对于那些词句的理
解,实在是和心境有关。年纪渐长,对青春年少时不感兴趣
的问题,渐渐开始好奇起来,比如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
的最终归宿在哪里?这些哲学方面的问题让我们思索纠结,开
始不断地追寻与探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选择,会有
不同的喜好,这也是很多书籍都比我们“活得”更久远更深刻
的原因。